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本書郊語篇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地陰陽篇名號之由人事起也儀禮喪服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左氏傳名以制義釋名名明也名實使分明尹文大道篇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案名家之學以綜覈實爲功以正名析詞爲本此卽名學也荀子亦有正名篇春秋治人必先正名穀梁于五石六鷁之詞發其微公羊學蓋與之同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別也審事物之所以別異與其大綱故曰辨辨大下云目者徧辨其事凡者獨舉其大正釋二字之義事能辨則治治故辨亦可訓治書曰辨章百姓史記禮書治辨之極也荀子禮論君者治辨之主也楊注謂能治人

使有辨別也又見王霸榮辱等篇蓋辨者治之條理大者治之要綱禮樂記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亦以辨大對文或以辨大爲辨其大者失之矣

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

荀子正名篇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喩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喩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智者爲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喩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理者分也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詁叔伯號分者必有以括之首章所以括其大分也古人著書當有綱領列之首章故此言事物有名猶大理之首章也後人議事亦以首章爲綱要

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

釋名天顯也在上高顯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案崇效天卑法地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本於此闡其名則喩其實逆夫人心之所受則禮

法可以爲禁故分曰名分教曰名教分與教皆生於名偉天下憬然而不敢犯此治世之要樞也略覩名號而世變亟矣

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盧云謞舊音火角切案集韻許教切大嗥也莊子齊物論激者謞者釋文云謞音孝李軌虛交反此與效號聲相諸則當從釋文集韻所音爲得之

鳴而施命謂之名中論貴驗篇引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盧云施命舊本倒作命施非

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謞而效也此以聲爲訓

謞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盧云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謞字

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名起於字積字爲名故名亦訓字字所以別事物明上下其造作本於天意故造書者謂之聖人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敬天法祖愛民是謂天子之孝○視淩本作事

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公羊疏

引元命苞云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白虎通爵篇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案此別一義士者事也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說文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士者民之秀者也民亦具有士之材質但未及盡化於道不能達事理塵可使靜守法制從上令而已合天下之衆百姓固宜有此賢愚差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此義也論語鄭注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案鄭注所言近於術不如董義之純程子已陰闢之朱子釋論語云民可使之由於事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正用董義賈子大政篇夫民之爲言也瞑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史記禮書人域是域讀域字士君子也外是民也知士民以德與學分○官本云他本下衍丑字五號自讀各有分自天子至於民各有分義分中委曲曲有名分中各有應盡之職事得其委曲然後可以各

稱其名矣下曲字疑名之誤名衆於號號其大全猶大凡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萬物總總藉名以散殊之○上名字天啟本作暝淩本同今從盧本俞云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暝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案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暝也者云云乃釋民者暝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疑作名目而詳僖五年傳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亦以凡目對舉案傳無號名之分惟穀梁桓二年部大鼎傳引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而襄五年善稻傳昭元年大原傳竝作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此以名號分釋亦春秋家說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天啟本事作大淩本偏作偏官本大下有事字云他本無大字享鬼神者號者與之同○官本云他本無者字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桓七年傳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祭與田所謂凡也號也祠礿嘗烝苗蒐狩獮所謂目也名也舉此爲例爾盧云此從公羊說故與周禮左氏傳爾雅異然公羊桓四年傳並無夏獮之文何休

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謂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夏獮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爲衍文可也輿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公狩於郎傳曰春曰苗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㲉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宗向用穀梁當爲春田夏苗秋蒐冬狩今雖不釋獮義而列獮名必有所本孔廣森以爲周禮四時皆田傳舉三時者諸侯之制闕一以下于王据繁露證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然則夏獮非衍文也又大傳云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鬥也鮮獮字同御覽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是亦今文說有獮號之證

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

荀子正名篇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

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

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聖人因天以制名後王循名以責實實治所以事天

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德道猶道德

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盧云今詩作有倫有脊與案迹脊字通義同毛傳倫道脊理也玉篇迹跡也理也鄭箋維民呼號而發此言告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案董以號爲名號與鄭異然以之解詩義尤婉曲言古之君子順名號而發言皆有倫理不相誣妄哀今之人胡爲加虺蜥然訛言誣陷變亂是非使人局蹐天地之間也故下文云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天地陰陽篇名者所以別物也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一段疑是此處文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淩云後漢桓譚傳校定科比注科謂事條與案號其凡也科其目也

君王各科並依聲起可以識文字聲義相生之旨 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積五義而成一字 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天啟本無而字據本同 則道不能正直而方白虎通號篇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言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 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廣雅釋詁匡滿也 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白虎通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又云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通典注云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肩美易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所云美在其中正謂黃中董此言蓋本易義 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言於王道有缺○官本云他本則下衍可字 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盧云本亦作兼受謂地能持載又能容納義亦可通 風行令

而一其威兩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官本云他本缺此四字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對冊云春秋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本書玉英篇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案原元一義而分別言之者元是正本之義原是不息之義故下云自委舍不效於原則自委舍盧云委舍卽委卸也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經所不及則以權平之是權亦中也若以行權爲齊變則必至于失中盧云用權於變上有脫文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以上文例之此處文未完玉英篇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

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當爲本篇錯簡或卽是此處文

名生於眞○天啟本不提行凌本同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管子心術篇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荀子正名篇名者所以期累實也名之爲言眞也先有物而後有名象形而爲字辨聲以紀物及其繁也多所假借原其始皆以其眞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眞則黮黮者還昭昭耳說文黮桑甚之黑者廣雅黑也因桑甚黑引申爲凡黑之稱說文口部名自命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自名案冥亦取黮義凌云文選注聲類曰黮深黑色欲審曲直莫如引繩禮經解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荀子勸學篇木受繩則直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名與實相麗故詰名實而義之爲離爲合可見盧云玉篇讕落千力但二切誣言相加被也與案天啟本讕下注云力但切誣言相加案說文讕詆讕也類篇引詆作抵又云詆讕誣言也漢書文三王傳王陽被詆讕顏注誣諱也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滿

謂誣天此云相讕猶言相誣情猶實也○俞云此下當接春秋辨其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之端在正名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當云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之於其言毋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

此以字形言之以性从生也論語公冶長皇疏性生也樂記鄭注性之言生也古亦通用周禮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大戴記君子之性非異也荀子勸學篇性作生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莊子達生篇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淮南生作性又莊子德充符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生謂正性也大宗師篇相遺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生定謂性定也晏子春秋問上地不同生謂不同性也皆借字此類甚多

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

莊子庚桑楚及孝經緯皆以性爲生之質而莊

子則陽篇以生而美者喻聖人愛人之性尤與此旨適合蓋莊亦主性善也告子云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性者生也韓愈云性者與生俱生並與此同朱子云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伊川亦云性即理因分理與氣為二始分生與性為二故又云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又云生之謂性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明道則云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所言與此合

性者質也

此以字義言宋儒所謂氣質之性本此禮樂記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心知其質也孝經鉤命決性者生之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土性則信水性則智也荀子云情者性之質也國語齊語韋注質性也案董謂性情為一瞑荀以性為惡故以情為性質不知性亦質也孝經云毀不滅性

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

中猶合也

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如毛言其微言略離質則非性董所謂性專就氣質言○俞云此下當接栣眾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即為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

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栣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聲音訓詁即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闇於性云云誤羼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輿案荀子正名篇亦言性情則此在深察名號中不誤但文有錯簡耳實性篇中語多與此複疑出後人綴輯兪分爲上下篇似未當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莊十一年譚子奔莒傳國已滅矣無所出也何注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僖十六年穀梁傳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此義與之合蓋師說同也孔叢子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

栣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盧云栣說文作栠如甚切弱皃

蓋惡強肆見於外故欲勝之使無暴卽下云損其欲輟其情者是也俞云王本注云栣疑袵如甚切袇也然袵不訓袇說文木部棨弱貌則袇仍袵字之訓耳非其旨也今案袵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袵亦有任制之義釋名釋喪制小要又謂之袵袵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任制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栣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人有情慾栣栣禁對文然則栣卽禁也亦猶袵卽襟也原注所訓未達其旨輿案天啟本注云栣疑袵如甚切袇也案袇當爲弱淮南詮言訓注栣柔弱也

故心之爲名栣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此以聲言之心息林切栣如甚切古音同在七部白虎通性情篇心之爲言任也任于思也廣雅釋親心任也任栣亦同聲字言性固有善質而受氣未嘗無惡其卒能栣之者則仍善質爲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非聖人所諱但苟偏以性爲惡則失之耳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誠猶實也言因名以得其實、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氣卽質也仁善貪惡此言善惡皆具於身非謂有惡無善也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情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

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董旨蓋與之近孔子言性近習遠相近者亦以性兩有仁貪之氣所稟不齊但相近而已故朱子以爲兼氣質言是董說與孔子合也程子則謂孔子非言性之本豈有聖人之言獨遺其本者哉黃震云言性之說至本朝而備以善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疑惡語夫子之說亂不復明言其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所言若書寫之謂畫皆焉孟子之言性物其情而夫子之言性何其鑑邪寡意下亦之書性所謂天龜之性是雖天命淺行之謂爲言德推性之所從來性所謂氣質之性是皆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體者也夫子之言性亦猶概而己本觸之言性情明孟子性善之說務之人而不能盡合然推渾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惟豈有加于夫子之一語哉柰莊氏亦謂停之說荀子偏言性惡與董殊科而後人同稱董荀非其實矣司馬光性辨云孟子以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又辨楊子修身篇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司馬光注亦云孟以爲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以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忘其本實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譬之於田稻粱藜秀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耨其藜秀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楊子以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修之何如耳正用董說程子宗孟子言性善而云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

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日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不及便如此與案程云氣有清濁即此所云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而所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尤與本篇聰合但添出理字以性之本詮性善而言理又反而求之有生以前故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所以救其說之窮也然不如言理善而性有善惡之為直捷矣張子亦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勿性者焉夫善反是也有性有勿性分別為二理似難通若善是天地之性一成人形即有氣質之善惡雜又何必言人性善乎程子駁王介甫因物之性而生之直內之敬也云是物先有性然後坤因而生之可乎案加張子言是性先有性也其可乎朱子云氣質所稟雖有不善不害性之本善正所謂仁貪兩備但亦離氣質與性而二之又云性雖本善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矯揉二字取荀之檃括丞矯云矯揉則知性未全善仍與董說合矣夫性具於生初有形斯有質有質斯有氣離氣質與性而二之說之所以日紛也王陽明以爲無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性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之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惡鄭註禮

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數語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注故人者天地之心也數語云此言兼氣性之效可見漢儒論性皆兼言氣

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天道好陽而惡陰此云陰陽禁蓋謂禁陰不使干陽文便耳栣情欲之惡不使傷善斯善勝矣治己之所以貴克也阮元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性又引召誥云節性惟日其邁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輿謂虞之節之正合此性有仁貪之說栣其情欲正節度之實功也易言成性盡性詩言彌性孟子言忍性皆此誼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凌云月令疏月爲陰精日爲陽精故周舍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辟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黃氏日鈔作乍傷乍全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語亦見人副天數篇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天禁陰而身禁貪是禁天之所當禁非自禁其身使之束

綯也故曰非禁天○官本云他本非下無禁字**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栣**荀子云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義理制法度以矯世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董荀言性不盡同而歸重政教則一也天性二字疑情欲之誤天性不當言栣**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盧云舊本性字下有禁天所禁非天也七字係因上文而衍本無者是何遽舊本作何據下篇又作何處皆訛今改正**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此言善出性中但未全耳非謂性本惡而別取善以矯之所由與荀子異也本書言性善者多矣實性篇云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玉英篇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又云爲而安性平心者經禮也竹林篇云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又云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盟會要篇云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正貫篇云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也立元神云無孝弟則忘其所以

（生皆以性爲善之徵惟性有善端故教易成惟善而不全故非教不可）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此所謂善成德之謂乃若其端則固在天之內故可繼而成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正合此義○官本云他本在天倒）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有善之端而已）止之內謂之天性（○天啟本作天之性案實性篇無性字）止之外謂之人事（謂政教）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人事雖在性外而有性中之善端故易以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爲號以賓者言（官本云他本作以賓言者與案當作以瞑言者胡思敬云賓作瞑言屬下讀亦通）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天啟本無則字淩本同）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淩云文選李善注瞑古眠字）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盧云今萬民之字下俗間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謹於正名名非四百六十字羼性字之上今从官本移正）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

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天啟本質上無善字淩本同與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說文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釋名瞑泯也無知泯泯也按矇瞑一義程子云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又朱子論語注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蓋本於此賈子先醒篇懷王問賈君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曰為先醒也世主未學怆怆然猶醉也學問不倦昭然先寤故曰先醒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盧云而與如通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官本云他本猶誤作有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為人者天篇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白虎通性情篇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禮記疏引賀瑒云性之於情猶波之於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韓愈云情者接於物而生也程子云或

問性善而情不善乎曰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朱子注云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輿案孟子意言雖惡人而有可以爲善之情是亦善也非謂不可以爲惡其云人無有不善者謂雖有不善而仍皆有善端也若性情皆不可爲惡惡於何起乎此云性情一瞑是謂性與情皆中含善資而情欲所發不全於善非有教以繼之則善不可葆謂性已善則情亦已善必不然矣已與未對文知情有未善則知性亦未善亦非謂性情皆惡也荀子云堯問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性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荀專以情爲惡不如董說周備程子又云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云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與董合

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聖人謂孔子性善之說始孟子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白虎通性情篇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說文云情天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氣

性善者也論衡本性篇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于陰陽其生於陰陽者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性情于陰陽安能純善[illegible][illegible]仲舒之言未能得實所引董說與今書異充意以爲性情有善有惡非性純善而情純惡也案陽尊陰卑篇云善之屬盡爲陽惡之屬盡爲陰固以陰陽分善惡矣此篇以天禁陰與人性情欲對舉是亦以陰喻情然又云身亦兩有仁貪之性又云性情[illegible]瞑情亦性也則是謂性與情同出于質情有貪欲即性有仁不能無貪之證猶天之有陽即有陰似非以情截然屬陰屬惡性截然屬陽屬善充之所云未足爲難然董說性情兩有貪仁而以陰論情者情欲之貪易見性中之仁難顯耳本性篇又引劉子政云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發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案劉以性爲陰情爲陽與董不同而以陰陽言情性則本於董

窮論者無時受也以此窮論者不能受駁詰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盧云絕句本或作中民之性連下讀下篇如此然此處非也輿案天啟本不誤此適合孔子之旨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

也劉原父公是先生弟子記云亦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與謂原父說是矣然上智得天厚而清則不墮於惡下愚得天薄而昏則終自絕于善故不可名性上者不待教下者不可教賈子連語篇所謂材性上主不足憂材性下主不可勝憂可憂者惟中主也禮中庸孔疏云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不可言一故分爲九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外逐物移矣故論語云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七等也論衡本性篇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韓愈原性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蓋即本此爲說下篇云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詞義尤顯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民要在教化申鑒政體篇云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亦是此義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成雛○天啟本覆作復凌本同**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迨其全善則合乎天矣故云真天朱一新云董子長於言陰陽五行而短於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

稂莠乎知性如繭如卵亦知絲在繭中苟無絲何有繭雛在卵中苟無卵何有雛乎卵之不能爲雛繭之不能爲絲理也惟性之不能爲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爲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爲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繭必有絲有卵必有雛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聖賢所斤斤致辨者易嘗混性與善而爲一加欲深察名號則水自就下不可卽以水爲下容得謂水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可卽以性爲善容得謂性之非本善乎譬諸繭自出絲卵自出雛不可卽以繭爲絲以卵爲雛容得謂繭非始於絲卵非始於雛有雛種而後成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蠶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爲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既知身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盍亦思陰助陽以生物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發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爲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爲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已顯與繫辭相肯乃漫援善人有恒爲喩善人者成德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輿案朱説辨矣但董未嘗以性爲惡未嘗以性爲非本善亦未嘗以爲性不皆善但以爲性未全善而有善之端待於敎而後成加卵不能自爲雛繭不能自爲絲耳與荀所謂性惡絕異朱以董荀同誣蓋誤讀劉向荀子序向序云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之性惡故作性惡一

篇以非孟子云云下又云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向意謂董先生言王道蓋五伯與荀卿同非關性惡旨也至性之不能爲惡此朱子之說孟子所不言與竊有疑焉無卵則無雖無絲則無繭性無善則不能成善理也然荀性不能爲惡又何以有惡乎孟子以人之可使爲不善比之激水又曰誦桀言行桀行是桀而已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其危如此今曰性不能爲惡是怠人修省而使之自放曰任吾性自然固不能爲惡也彼有治世長民之責者亦且曰民性固不能爲惡無待吾之教化政令也又安取矯揉之說乎且董云性未全善未嘗云性可以爲不善則更無所用其疑辨蓋其與孟異者在善之分量不在性之善惡孟子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所謂人皆有之卽謂人皆有善端擴而充之是卽不全於善有待於已之擴充與董云待教而爲善何異至繫辭繼善之語董前引原不相悖善人成德之稱則董所自詮如此尤不足以相難韓詩外傳云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繅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雛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又淮南泰族訓載此數語亦大同是董子此喻本古說也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

此語最晰未能者勉人之詞

於是爲

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此董子勸時主以教化厚俗之意自春秋以來王教廢墜在下之君子起而明之而其力常微董生歸教化之責于王欲政教合一而其化易行也管子云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然後教可立而化可成也亦此意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爲任者也對冊云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盧云本或作以成民之善性爲任也今從大典本今案其眞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尙何任也盧云此也讀若耶本亦作矣輿案孟子重學故謂人性本善皆可爲堯舜所以歆動學者也董子重政故謂人性未能善待王者而後成所以歆動爲君師者也孟子生當戰代値人心陷溺已深上無所冀於明王故立詞不同而扶世之心不異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大疑作天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

之如夷伯之廟內事也待雷而後震則先書震以起外詞宋之有螺內事也待雨而後墜則先書雨以起外詞皆其例也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性之不關人事者不必辨也以善與教則教者奮而無教者知危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謂設名多累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凌云韓子曰厚重曰尊謂之長者〇官本云者他本作古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荀子正名篇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〇官本云他本誤接未行所始如之何十一字於不法之下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有同又天生民有六經疑有誤字或云六當爲大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也蓋已之誤董意不在性善性惡而在已善未善之判若與性善對舉則下當云性不善矣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

父母動疑作童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動或書作勤因下文有動其端之語遂誤爲動矣善於禽獸則

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天啟本作言淩本同循三綱五紀白虎通號篇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

又綱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又云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案三綱又見本書基義篇太玄云三綱得於中極漢谷永云動三綱之嚴蓋本於此五紀據白虎通本作六紀然莊子盜跖篇云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利乎則古人亦自有五紀之稱周語王義紀宜韋注王義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未知即此五紀否

通八端之理孟子四端仁義禮智此云八端未詳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天啟本常作恒淩本同由是

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盧云本或作亦未易當也　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爲弗見也奚上疑有人字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上知讀智官本下有於字云知於他本作之有　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十三字疑衍　知之名乃取之聖知疑作善○官本云他本知之倒　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當善○盧云民上舊本有名字係衍文　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此許孟子之所謂善也　聖人之所謂善者弗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

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爲故謂性未善凌云謂性善則民思盡性矣謂性未善則民思化性爲善矣上質下質雖不同其待上明善則一也與案化性出荀子性惡故宜化性有善則擴充之而已凌亦誤混荀董爲一荀子惟不知辨別及此以孟子所云性善爲正理平治之善故務與之相反然云塗之人可以爲禹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固知性有善端矣董子此數語足使孟義黯加黃震反據此譏其未明本然之性是習于程張分天地氣質爲二性者也善過性聖人過善以名言之善過於性聖過於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張惠言云救世之論與孟子並行不悖與案未善二字當衍本篇云性未可全爲善又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矣至與孟子並行不悖者荀卿性惡之說是已董與孟異者在解釋善名不在論性之異孟以性一端善于禽獸即謂之善董以善當極於聖賢不當名性爲善其實一也善於禽獸而已故須擴充至於聖賢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者其質也有待於擴充也非謂人生而堯舜也董所謂待教而成者此也性有善端心有善質是萬民之性異於禽獸無疑孟子之言性是也特董孟解善字有輕重之差耳董習春秋因春秋正名論及性字善字主名之別謂性未善非謂性不善也至

於孟主擴充荀主矯抑董主教化其進人於善豈有異哉孫星衍
原性云古之言性者多異孔子言性相近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
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
善不善荀子言性惡董仲舒言性有善質而未能盡善何以核其
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
應人天為陽主性地為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定故情欲後於性
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義禮智信六
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者欲故情有不善陽極
生陰故性之動為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為欲性動而之情變而
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
也性對情則性為陽情為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
天為陽地為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臾言天有陰
陽地亦有陰陽是也以四時言之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以孟仲季
言之一時又各有陰陽鬼區臾言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以五行
言之木火為陽土金水為陰以八卦言之陽木震陰木巽陽土艮
陰土坤陽金乾陰金兌離火陽含陰坎水陰含陽也故言性兼陰
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為陽義智為陰信為陽情亦
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為陽怒惡哀為陰
也孔子言性兼陰陽又言性善又言性待教而為善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是謂其本善言成言盡言順則待敎而爲善然則孔子他日言性相近習相遠後漢書釋云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其云上智與下愚者上智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言不移者中黄子所云人有五位智人與愚人不同位或者以智愚爲美惡誤矣賈誼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况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言習慣如自然則非本然之性又云中道若性則非天命之性故祖伊言不虞天性者不度其善性也椎僞倘書伊尹曰習與性成則似性中有惡魏晉人之言不足深辨矣孔子以陰陽言性者不對情而言實則性質爲陽世子之徒言性有善有惡者兼性之動而言質則情之惡苟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則不分陰陽孟子言性善而良知良能亦不教之性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善乎許叔重之言性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其言情曰人之陰氣有欲者其言酒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夫言性陽曰善論其質也言情不曰有惡而曰有欲者欲有善有惡也言酒則言性有善惡者酒屬欲欲有善惡參陰柔陽相得動而爲酒人之性得酒而動許君以酒屬人性據其動而言則性兼情故有善惡其善者性也惡者情之欲也謂欲

有惡而不可謂情有惡謂情有惡尤不可謂性有惡譬如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之冬冬至陽生而冬不得謂之夏也許君說本孝經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性生於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緯書出於漢末多本孔子之言文子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此言性與情皆得之矣何以言情亦有善也禮記之言喜怒哀樂曰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管子曰好不迫於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是情未嘗不善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利亦善乎欲與貪利即情之有喜有樂發而中節則無不善也孔子曰我欲仁又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夫已欲立達貪利也能立達人則貪利亦善故公劉太王之好百姓同之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未嘗不善也欲勝則能亂性故曰欲焉得剛又曰欲不行為仁欲可以至於不善而欲之名則無不善也

張解善云須與貪利者善言未安矣說性之善揣稱情之善又貪惜之善董對欲之善方足敢得屬惡欲去愛之設自是性論但欲字有二義我欲仁與己欲立達之欲字猶之欲為君盡君道之欲字只作善字解之不得與人之大欲並觀欲原在情之中未害不善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又曰無欲其所不欲夫不欲者貪非善則皆

歲者善矣特當寡之以養心即所謂欲隊則旣亂性也至敬之非
又孫出貪稱二字則欲竟是私欲不得爲善貪再充不得爲善所
云公勢大王之好以覺貪有有善之義究與上下文爲鄭且未明
律郭己欲立達貪有也之句亦覺未安與案本書保並權篇云聖
人之執民後之有悉不得爲節使之教號
不得無竅是董亦未言以說爲不善之名人不能有性而無情天
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之時若即人之中節也性棗懺鶴天董有原盡云騶有
浮屠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清淨無垢即自
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亢而有悔反可以至於
不善故彼教離五常所謂不教之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性
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
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云剛克柔克正直剛屬
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
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
曰止於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也必教而
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
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朴之
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眞知愛親敬長也
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而爲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
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
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
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
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拔

此諸說董欲正名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中民也已敎則性脈
情謂之聖人失敎則情勝性謂之斗育非性有三等舷擭墝㪍膲
隱卮嘅能皆知中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敎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
難得見也禾難出米而未可謂米固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
此亦董之疏也鍼騷諎林書林訶性鰥林此騐楷蘇可至告子以食
色爲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爲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又云人
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周書謂喜怒欲懼憂
爲五氣大戴故五氣爲五性是皆以情爲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
陽不能正名情性甚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惡形梟鳥食毋蒼膺
擣擊此皆性惡也答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爲其情將成於惡故形
先見人之爲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
貪欲未至於爲不善者性也梟鷹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
情之惡不可謂性也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
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之
中和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忠恕皆本五常之敎舍
五常則虛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格者蒼頡篇日量度也
物者事也格物猶言量事量其事之至善卽五常之事也或言格
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事之至善故日致知若
魏顆用先人治命晏子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
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卽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

格物即用中，中庸猶言用中。解者以庸爲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爲虛位。道德離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書稱凶德，傳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爲虛位。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無貴剛而賤柔，則儒者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與案以陰陽言性，始于董子，孫氏此論頗多闢發，然踏駁處亦多。究而論之，則性者內事，善者外事，內事在天，外事在人，在天者一成不變，在人者吾可以致力焉。下以學相勤，上以教自任，春秋之極治，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躬親職此，子上而萬民生善於下，亦在乎勉行之而已矣。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論語注馬云正百事之名鄭云正名謂

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

百名以上則書之載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輒何注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詞嫌於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定九年盜竊寶玉大弓何注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韓詩外傳新序白虎通姓名篇論人名漢薛宣傳定刑律王莽傳立臨爲統義陽王並引孔子正

名語蓋名所包者廣文字特一端有一名必有一字假取皆字義此篇釋性字善字特引此語固包括文字在內穀梁僖十九年傳亦云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正名固春秋學之公例也晉書隱逸傳載魯勝注墨辨敘云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教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事不成又云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說名字亦精若公孫龍尹文子之徒雖亦據吾夫子正名爲說然區區物質形色之辨其學小矣

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謂任之而不加教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以名言之則性爲生以實言之則性爲質而質原於生是名亦實也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盧云質字舊誤作之大典本作也何本作質之二字今案止當作質字爲是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

不遂(上篇作成德) 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盧云美辭疑是異辭) 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凌本麻作蘇下同) 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當作以禾爲米) 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凌本言下有之字) 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盧云矣疑當作歟與案有疑曰之誤) 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官本云他本已作以) 善人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甚難當(○天啓本甚在當下凌本同) 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蓋孔子所謂下愚論語子路篇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朱子云言鄙細也案人之品量不同有天地之量者聖人也下此有江海之量鐘鼎之量釜斛之量極于爲斗筲子

貢問士遞三下等而子以爲斗筲之人蓋容善不多自安於鄙細者其歸則愚也程子謂商辛才力過人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亦此意

名性者中民之性

中民猶庸民見莊子則陽及徐無鬼篇亦爲中庸賈誼過秦論材能不及中庸史記作中人中人卽中民荀子王制篇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潛夫論德化篇云上智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笵變化惟治所爲方圓厚薄隨鎔制爾是故世之善否俗之厚薄皆在於君義本于此

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

凌云埤雅今雞鶩孚卵鷄二十日而化

繭待繅以涫湯而後能爲絲

繅當爲繰說文繰繹繭爲絲也涫湯卽沸湯史記龜筴傳腸如涫湯音官○涫天啟本作綰

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

○天啟本訓作誨凌本同

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

性者上疑有脫字

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

如善生而自有則由教訓而後善者已非性也

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

凌云春秋說題辭粟之爲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爲

陽生爲苗再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祭然後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眞其義也○盧云其義上本或無眞字何本有錢疑當作名與眞案作眞亦通以事言則爲義以物言則爲情必得其眞而後可以爲名眞其情也乃以爲名聖人正名而後循之是故物曰名物義曰名義象曰名象有浸假而失其眞者故名家別自有學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荀子禮論云性者本始質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亦此數語意僞者爲也王教之謂也易曰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洪範曰剛克柔克皆教之效也是故古者無不教之

民教于何始則所云三綱五紀八端之理其大端已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張惠言云無其質二句與孟子荀子義俱大同固知三子言性其歸一也與案白虎通三教篇民有質樸者不教不成故尚書曰以教祇德鄭箋詩角弓毋教猱升木云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也並與此義同質而不以善性盧云句疑有訛與案疑作質不能而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此篇與深察名號詞多複知出後人掇拾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官本云他本者下有而字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為天子視

所不見聽所不聞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昭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朝者召而問之也○淩本者作夕諸侯之爲言猶諸侯也周禮職方氏侯服注侯爲王者斥候也○淩本無之字

五行對第三十八

玉海五春秋繁露有陰陽五篇五行八篇天地陰陽一篇今按其目則此篇及五行五行之義五行相生五行相勝五行逆順治水五行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凡九或不數此篇也陰陽五篇則爲陽尊陰卑陰陽位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是也天地陰陽今在第十七卷中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淩云漢書河間獻王德以孝景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沈欽韓云漢志信都國有昌城縣續志安平國阜城故昌城元和志阜城漢屬信都國所云溫城董君疑是昌城之誤蓋廣川爲國而昌城其縣也輿案本傳仲舒廣川人漢志廣川屬信都國又有脩縣顏注音條續志後漢改屬渤海水經河水注王莽河故瀆自平原鬲來北逕脩縣故城東下入平原安張甲河左瀆自廣川來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又濁漳水注云桑社溝水自信都觀津來東逕董仲舒廟南

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俗謂之溫城非也應劭云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桑社溝下入信都脩輿案漢志勃海郡有脩市侯國莽曰居寧據此仲舒爲廣川脩縣之脩市城人溫城其俗稱也一統志脩故城在今景州南脩市故城在今景州西北魏地形志冀州勃海郡脩縣有董仲舒祠沈以漢志昌城駁酈富之說矣○天啟本城作成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白虎通五行篇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水莫能禦水爲冬白虎通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南齊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傳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金爲秋白虎通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爲季夏白虎通土在中央中央者上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火爲夏白虎通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委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木爲春白虎通木在東方東方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

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諸猶凡也）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鹽鐵論論菑篇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白虎通論人事取法五行亦多以父子爲說）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語亦見五行之義篇盧云上行如字下行下孟反）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凌云春秋元命苞陰陽聚而爲雲和而爲雨陰陽怒而爲風按御覽引繁露陰陽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圜攢聚合其體稍重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爲今繁露所無）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黃氏日鈔作地不敢有其功一歸于天）命若從天氣者（上命字疑在下句曰字上氣疑作下陽尊陰卑篇云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凌本天氣作天命）故曰

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此卽易坤卦含章可貞無成有終之義御覽引春秋元命苞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乙不興化人主不任職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歸于地功名歸於天注云上以謙自正以卑自斂終不自伐生養之苦乃興雲雨以爲功一歸於天元命苞首三語又引見白虎通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莊二十五年何注大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於地而施於上乃雨歸功於天猶臣歸功於君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白虎通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能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危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土四季居中央不名時又云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于長天下忠臣殆卽此義白虎通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閒也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

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

周語宮音之主也淮南地形訓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凌本盛作貴

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俞云河間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當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十二字夫上文既以五行爲天之經矣此豈又以五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篇脫簡誤羼於此耳今訂正當云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與案俞說非若以此入五行之義篇于文爲複此自取五行之土說地耳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一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　輿學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官本云他本天下有地字

爲生不能爲人爲生者父母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盧云人之人疑當作人之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本書順命篇天者萬物之祖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莊子達生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語意正同張子乾父坤母之說亦本於此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即此可悟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之理○淩本無乃字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官制象天篇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漢翼奉傳云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又由形體推於五藏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天地陰陽篇天志仁

其道也義案血氣流通猶天心周溥故病麻木者謂之不仁○官本云他本仁作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理猶分也義以剖析精盼爲功故化天之文理基義篇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怒哀樂出於天聖人但正其發而已故可節而不可止墨子貴義篇乃云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莊子刻意篇亦云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失好惡者德之失又庚桑楚篇云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何晏本之遂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斯失之矣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受句絕即五行對所云父授子受乃天之道也號猶謂也爲人主也也疑者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官本云他本如下無天字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聖人之情順萬物而應之所以體天也○盧云受從大典本他

本多作愛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可生上疑有脫字禮表記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語見孝經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文與表記畧同疑是順命篇錯簡

傳曰○天啟本不提行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力字爲董子言學之旨故曰無王教則質樸不能善又曰事在勉強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所以調和寒暑者和也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

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 賈子道術篇心兼愛人謂之仁韓愈原道博愛之謂仁。淩本教下有之字 難得者君子不貴 不貴難得之利胡思敬云難得包索隱行怪在內 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 孝經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此威勢之不足獨恃。官本云他本無之字 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官本云他本好作命 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 胡思敬云聽字句絕 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語見孝經 此之謂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韓詩外傳一句首有傳曰二字 聲音應對者所以說

耳也。天啟本聲音作聲言外傳作言語說苑修文篇與此同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好惡去就說苑作嗜欲好惡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外傳說苑恭竝作得則下有民之二字下竝同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外傳作言語遜應對給說苑作言語順應對給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二句外傳說苑作就仁去不仁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二句見孝經淩本思作意。此之謂也。各本在五行對篇末張惠言云與此篇一類茲依淩本從張說移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此與洪範五行之次不同洪範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鄭康成以爲本陰陽所生之次是也此以四時更迭休王爲序所謂播五行於四時也素問淮南原道訓白虎通竝用洪範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

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白虎通五行篇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所王者休又五行大義引白虎通云木生火者木性溫暖伏其中鑽灼而出故生火火生土者火熱故能焚木木焚而成灰灰卽土也故火生土土生金者金居石依山津潤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生水者少陰之氣溫潤流澤銷金亦爲水所以山雲而從潤故金生水水生木者因水潤而能生故水生木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白虎通五行篇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國語周語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韋注顓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卽此授受之義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五行家命所生者或爲父或爲母取義一也而緯家推衍遂益其誕如以金不畏土而畏火爲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類見御覽引帝命驗及白虎通五行篇今不取是故木已

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凌本水作木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白虎通言行者言爲天行氣之義永樂大典鑒字部引鄭云順天行氣釋名釋天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與此義微別是故以得辭也得辭猶得名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句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白虎通五行篇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又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又諫諍篇論諫不避親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又論子諫父云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之師曰漢爲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爽所引蓋春秋說喪父如水之剋金也白虎通五行篇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

也與此取象異案義白虎通爲長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數猶道也土居中央爲之天潤爲謂同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白虎通五行篇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金木水火雖各職各疑作名五行對云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月令正義土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用董說白虎通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五行之主土氣

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不得土則四行不成不得甘則四味不和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漢沿秦置丞相若古三公翟方進奏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云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之生疑主之誤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淩云五行志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乾鑿度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李兆洛云下兩旬字屬下旬者均也俞云上旬字衍文天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旬計安得言十旬乎下兩旬字乃甸字之誤甸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

於十又誤作畢有十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官本云他本作之數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盧云如與而同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人生而十指上古簡樸紀數以手故止於十天數實原於人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天數始於一天上地下貴賤判矣地代天終順逆見矣文選西征賦注列子曰夫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爲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淸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之氣者爲人又遊天台賦注引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知貴賤逆順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寶疑作實情亦實也聖人治天下莫大於使人懷名分而安秩序易一畫而始乾春秋開章變一而書元胥此意也而禮由是立矣○盧云舊本則下有知字衍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盧云必與畢通輿案歲十二月而云十月

功成者十一月十二月皆陽氣萌芽之時助陽非成物也○官本云他本也作矣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淩云大戴禮易本命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盧云天道二字舊本脫今補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句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白虎通五行篇九月謂之無射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三正篇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以此見之陰陽終始篇亦有此語猶言由此觀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陰不得達之義封冊云終陽以成歲爲名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見隱

三年傳○盧云舊本作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誤今案傳增正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爲陽○丈夫天啟本作丈人婦人雖貴皆爲陰漢書杜鄴傳元壽元年日食對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正用董義王吉傳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京房易傳載湯嫁妹之詞曰陰從陽女順夫天地之義也後漢荀爽傳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皆爲其上陰如父兄在上子弟在下然子弟復自爲父兄是在上者爲其下陽后夫人居中爲陰然爲媵妾之長是爲其上陰陰猶沈也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云天光沈陰左右無色注引月令章句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即坤道代終無成之義董發此義至斷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之當爲天命之曰天雨又見五行對篇不敢

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各本此下接下篇天喜怒哀樂之發至而人資諸天張惠言云當接土若地至此見天之近陽而遠陰今從淩本移土若地義之至也○官本云他本至作主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白虎通五行篇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功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墨子尙賢篇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慼在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淩云文選注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淩云家語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注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每行各主七十二日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輿案此七十二日專以土言晉書禮志高堂隆以為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月令正義土每時寄王十八日是一歲合計得七十二日傅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

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也義見五行之義篇。○官本云他本無功字。案凌本父作天。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白虎通五行篇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又云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地雖爲天之合而不敢不事天故曰物無合會句例與陰不得達之義同是故推天地之精○盧云本或無地字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俞云以猶而也在上下○各本脫在字錢云當有今從凌本補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後漢朱穆傳云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凌云淮南子曰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大戴禮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德幸行乃有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凌云猶權之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輿案董言治以德爲主然其對高闔

便殿火云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親近臣在國中處旁側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此天意也亦未審偏廢刑所謂反德而順於德呂步舒以爲大愚蓋誤以爲與師說悖耳雖曰權皆在權成盧云句未詳皆在本亦作在皆與案疑當作雖曰權句皆以經成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疑有者陽二字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行權出於禮窮後人當用其顯而愼其隱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淩本空位作空虛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仁下疑有奪字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

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俞云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官本云他本使誤作備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官本皆作見云他本作有自土若地至此各本在王道通三篇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對册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

莫之肯爲也語又載樂志此董言陰陽大義所在鹽鐵論論菑篇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于實而宣德施陰藏于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蓋用董義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凌云說文通論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一以貫之故于文貫三爲王王者居中也皇極之道也三者天地人也

古之造文者凌云孝經援神契倉頡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文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法苑珠林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名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初學記藝文類聚十一引竝作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藝文類聚十一引作連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尙書大傳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尸子堯問于舜曰何事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此亦王者參通天地人之義蓋上世帝王初起皆以道德學術過人故造文如此秦漢以

從而其局一變矣。說文王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初學記九作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其孰能若是乎藝文類聚十一引董子作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是乎是故王者唯天之施。天啟本無是字凌本同施其時而成之疑脫二字施疑作法法其命而循之諸人。盧云此句而字舊作如亦本通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疑當法其道而以出治治其志而歸之於仁治疑作法天地陰陽篇作天志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本書俞序仁天心。盧云舊本作大仁也又一本作夫仁也皆誤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有又同。藝文類聚十一作故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聖人奉天天奉人相參相互以成事功凡一本於仁而已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取天之仁以為仁故知善由於性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盧云七字疑衍

父兄上當有有字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句知廣大有而博。盧云本或有而倒官本云他本知作之輿案此句尚疑有誤字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官本云他本意作義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一世爲事。盧云本或脫一字好惡喜怒而備用也而備疑當作皆其然而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而疑作則主下各本脫之字今據下文補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盧云其俱疑當作其諸。凌本俱作居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物疑作四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各本此下接上篇土若地義之至也至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張惠言云當接夫喜怒至而

人資諸天爲一篇今從淩本移正然此間疑尚有脫文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盧云一本貫作類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亦見陰陽義篇非人所能蓄也。官本云他本能作當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各有處如四時。官本云他本無答字寔案無答字是因各字形近誤衍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壬疑夭之誤與妖同五行志妖猶夭胎續志引洪範傳曰妖敗胎也此云天人與敗歲對正合壬人爲佞邪與此無涉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疴所謂肢體移易也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

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王者喜怒哀樂之發卽禮樂刑政之用中庸中和之教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得此可證其理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淸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天啟本冬主藏句在秋主收上淩本同生漑其樂以養死漑其哀以藏俞云漑讀爲旣盡也輿案漑謂沾濡其氣卽沆瀣義史記司馬相如傳彭濞沆漑索隱漑一作瀣是也爲人子者也文有奪誤故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各本行誤比道下無也字理上無之字人上無聖字誤不可讀今從御覽十七引補正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偆偆也白虎通五行篇春之爲言偆偆動也偆蠢

通御覽十九引此文注云音蠢又癡準反四百六十七引直作蠢禮鄉飲酒春之爲言蠢也風俗通祀典篇春者蠢也蠢蠢搖動

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偆偆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禮鄉飲酒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揫揫斂也據此則憂悲正愁義不必改字御覽引書傳云秋者悲也萬物愁而入也○文選西京賦注引此四語作春之爲言猶偆也偆者喜樂之貌也秋之爲言猶湫也湫者悲憂之狀也又云偆充尹切湫子由切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藏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盧云當即下篇所謂當於時也或疑是常字而人資諸天○自夫喜怒哀樂之發至此各本在陽尊陰卑篇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無所之三字疑有誤如其身者言天道一同於人身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其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文選宋玉九辯云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炱於孟夏兮然坎傺而沉藏王逸注刑罰刻峻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

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闓下爲用德歲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案宋意亦以天化比治化又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

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凌本長作成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官本云他本作俗習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官本云他本矣作也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

禁內內與納同謹藏謂不輕發禁內謂不逆受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乃疑衍字○官本云他本使上有而字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凌本天作大

天容第四十五

凌云淮南子天道元默無容無則與案天容亦見本書符瑞及人副天數篇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春生與冬藏反然相資以成歲功○天啟本反作及微而至遠踔而致精踔與逴同說文逴遠也天道雖若超妙而精理咸寓一而少積蓄一謂陰陽不兩起少字疑有誤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黃氏日鈔視作祖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禁卽上篇謂藏禁內之義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暖清寒暑也○官本云他本無之字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

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兩句竝疑有誤字其羞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天啟本淺末作滿末案末疑本作薄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下有脫文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數語疑有誤文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不義二字疑有誤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凌云占夢疏按堪輿皇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于巳破于亥陰建于未破于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言未破亥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亥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一歲再遇○天啟本

不重下遇字淩本同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以下答難者之詞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淩云索隱物理論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太陰則無光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極也月令章句天之道陰陽各有少太是生四時少陽為春太陽為夏少陰為秋太陰為冬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陰陽與五行各自為功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禍字疑誤不獨在人亦在於

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冬殺就俞云就當讀爲酋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酋相敕范望注酋殺是酋與殺同義爾雅釋詁及方言並云就終也故殺者爲就命死者爲就世本與殺同義不煩改讀淮南天文訓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淩本作就殺非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盧云疏俗作踈本或作踈者誤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管子四時篇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于時則生福詭則生禍案宋明學者多以四時論喜怒哀樂皆本於此程子云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制底氣象便是義

也推之四端皆然亦取合類之義四時之副篇王者四政若四時通類也通通類猶合類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喜怒哀樂人所同不分貴賤○凌本無而字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終下疑脫歲字下云陰陽終歲各一出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與音餘天之志常置陰空處處當作虛○盧云置舊本作直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凌云乾鑿度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禮記昆蟲未蟄鄭元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三王言王者繼世正朔三而改即所謂三統亦見陽尊陰卑篇天下之尊卑隨

陽而序位曲禮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東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鄭注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居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陵云乾鑿度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盧云舊本制作刑誤禮之尙右非尙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尙右據殷法言之伊尹右相仲虺之左相禮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鄭注周尙左周禮冢人以昭穆爲左右注云昭居左穆居右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成二年傳逢丑父代頊公當左何注升車象陽陽道尙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是知周人以左爲上春秋時尙然也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仍有時尙左公羊桓二年注質家右宗廟尙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據尙右爲說也漢亦尙右故董云爾朱子云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上是右爲尊也後又卻以左爲尊與案漢書諸侯王表作左官律顏注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

為左官漢高帝紀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顏注古者以右為尊王尊奏劾匡衡為浩賞布東鄉席以為亂朝廷爵秩之位惟尚右故東鄉為上西鄉為下也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顏注古者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夷狄尚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顏泥於周制為說前後矛盾唐府尚右又沿漢制明改元制尚左今猶循之合周制矣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天啟本是伏作服

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為位以南方為伏○黃氏日鈔及天啟本伏並作休淩本同

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白虎通誅伐篇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通典引魏台訪議大同

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

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

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

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十一

春秋繁露義證卷十一